



廣角鏡人物叢書

國共風雲 名人錄四集

郭 桐著



劉鄧與劉鄧大軍

北京人民日報三月十八日發表文章，題為《偉大的軍事思想。英明的戰略戰術——回憶毛澤東指揮陝北戰爭》。文內特別提到毛澤東調遣陳、謝大軍南渡黃河，支援劉、鄧大軍南下。人所共知，劉是劉伯承，鄧就是鄧小平。

劉鄧大軍在那時是解放軍所屬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後來改稱為中原野戰軍。又改稱為第二野戰軍（簡稱二野）。劉是野戰軍的司令員，鄧是野戰軍的政委。

劉鄧大軍在解放戰爭中，幾乎轉戰了半個中國，屢立戰功，其經過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完。

首先談談這兩位傑出人物的出身與經歷。

劉伯承，四川人，生於一八九二年，今年八十五歲了。據美國記者史諾《西行漫記》說，他父親是跑江湖的樂師，節省家用，讓兒子讀私塾。但劉伯承後來自己在成都找到了一座初級軍事學校，並在四川本

地的軍隊謀得職位。他曾參加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在一次戰鬥過程中，一隻眼睛受傷，所以有「獨眼龍」的綽號。後來的解放戰爭，老蔣的軍隊，只要聽說「獨眼龍來了！」都怕得發抖。

「北伐」前後，劉伯承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義，他是全軍的參謀長，南昌起義失敗後，他從廣東轉赴上海，到俄國留學，直至一九三〇年，還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回到中國後，進入江西省紅軍區域，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長征時，他帶領一部份的先遣部隊，到了西康的彝族地區時，彝族由於多年以來受腐敗政府大漢族主義的壓迫，認為漢人都是蠻橫無理的，把紅軍也當作蔣軍看待，不准紅軍通過。紅軍經由翻譯，向彝族一再宣傳紅軍不同於蔣軍；劉伯承尊重彝族的風俗人情，表示願與彝族頭目結為兄弟。敵血為盟，共飲鷄血酒，大大感動了彝族，因此取得彝族的支持，順利通過了彝區，衝破了蔣軍的封鎖與圍堵。

他與部隊，到了西康西北部的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別具野心，企圖分裂紅軍，逃避戰鬥，另立中央；劉伯承與朱德、任弼時、關向應、賀龍，聯合向張國燾進行了反覆的教育與鬥爭，終於說服了張國燾，使第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及陝北紅軍在甘肅會合。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

七七抗戰開始後，劉伯承是八路軍的第一二九師師長，鄧小平是該師的政治委員。

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八路軍的兵力與裝備，遠遠不及日偽軍。劉鄧的第一二九師需要從敵人手中奪取武器，來裝備自己；八路軍不利於打陣地戰，便使用運動戰與伏擊戰來殲滅敵人。劉伯承慣於用這兩種戰術，他常常佈置萬人以上的埋伏而不被敵人發覺，然後出其不意，切斷敵人前後左右的活路，圍而殲之。

他佈置作戰，必先與最優秀的僚屬反覆研討，深

思熟慮，然後決定攻擊敵人的時間地點，準確的完成殲滅任務。他「料敵如神」，在國共戰爭時，國民黨的軍隊如果知道「當面之敵」是劉伯承，都會喪魂失魄。

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一九四〇年進攻山西中部遼縣的戰鬥中，他突然從攻城部隊中抽調大量兵力，攻擊敵人增援遼縣的軍隊。他決定在幾條公路中的兩端作戰，命令作戰部隊在半夜十二點以前到達，然後設伏、出擊，結果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造成晉中的大捷。

在一九四六年開始的國共戰爭中，劉鄧所屬的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與蔣介石的美式機械化部隊在黃河以北，作逐鹿戰，解放軍忽進忽退，忽東忽西，牽着蔣軍的「鼻子」走。蔣軍拖帶大砲坦克車日夜奔波，疲不能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劉伯承率軍四十萬人忽然在魯西強渡黃河，以銳不可當的攻勢，向南猛進，蔣軍猝不及防，紛紛潰退。劉鄧大軍於三個星期之內，消滅了蔣介石的正規軍第三十二師、第五十五師、第六十三師的一五三旅、第六十六師、第七十師共六萬餘人。這一戰役揭開了人民解放軍大反攻的序幕，使解放軍開入了紅軍老根據地的大別山地區，南京與武漢同受威脅。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魯西的劉鄧，會這樣快速挺進到南京武漢之間的大別山。八月七日，劉鄧大軍的後續大部隊又由魯西荷澤以南的一線，再一次強渡黃河，突破隴海鐵路。一星期後進入黃泛區，搶渡淮河，完成千里進軍，直指南京，南京大為震動。

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區後，蔣介石不得不重新調兵遣將，從幾個戰區抽出兵力，以保衛南京武漢的外圍。蔣介石既從其他戰線抽調了兵力，其他戰場的解放軍所受的壓力便大為減輕。於是，山東、陝北等戰場的解放軍的反攻也更順利了。

一九四八年，毛澤東佈置了著名的三大戰役：遼

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的大捷，是劉鄧的中原野戰軍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密切合力的光輝成就。

這一戰役，解放軍的兵力為六十餘萬，蔣介石軍隊為八十餘萬，六十五天的戰鬥中，老蔣手下的「名將」劉峙、黃伯韜、杜聿明、邱清泉、黃維、李彌、孫元良、劉汝明等等，或被擊斃，或被俘獲，望風而逃。這些美式機械化兵團被殲滅的官兵共達五十五萬餘人。長江以北東段，蘇皖豫三省地區全部握在中共手中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起，「百萬雄師過大江」，這百萬雄師，主要是劉鄧的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與陳毅的第三野戰軍（華東野戰軍）。

二野與三野解放南京後，二野大軍，進一步準備解放大西南。劉鄧大軍一路很快進入湖南西北角，進攻四川的西南部，直指重慶；一路由湘西指向貴州省的東部，進攻貴陽，然後北上，打遵義，打綦江，矛頭也是重慶。十一月三十日，曾經是國民黨陪都的重慶，宣告易手。

再過不到一個月，十二月廿七日，四川的省會成都也易手了；而西南地區的最南面的一個省——雲南，由於盧漢的起義，比成都的解放還早半個月，於十二月十一日宣佈「和平解放」。

《人民日報》三月十八日的軍事論文，提到陳謝大軍。他們是劉鄧大軍的組成部份。陳是陳賡，謝是謝富治。

陳賡是湖南湘鄉縣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一九二七年參加了南昌起義。失敗後他退到上海，又重回江西，參加紅軍的戰鬥。曾任瑞金紅軍學校校長，長征時任第一軍團第一師長。抗戰時，在劉鄧率領下屢次打勝仗。解放戰爭時，解放豫陝；任二野第四兵團司令，率軍渡黃河南下，解放南京後，入粵北，參加解放廣州，再經桂黔入雲南。昆明解放後，

任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現在來談曾經與劉伯承並肩作戰多年的鄧小平。

鄧小平也是四川人，今年七十三歲，一九〇四年
在四川嘉定出生，與郭沫若是小同鄉。一九二〇年
（民國九年），他還只有十六歲或十七歲，即加入勤
工儉學，赴法國留學。

距今四十年前，他在陝北對一位訪問的外國記者
說，他在法國五年，充當工人而沒有進正式學校。他
學習革命理論，從事革命運動，成了法共的中國籍黨
員，後來轉成為中共的黨員。一九二五年取道蘇聯回
中國，在莫斯科停留了幾個月。恰巧，西北軍的「國
民軍總司令」馮玉祥到蘇聯參觀訪問，馮玉祥結識了
他，請他一同回國。他們經外蒙古到了綏遠西部的五
原。馮玉祥就舉行「五原誓師」，揮軍攻取陝西、甘
肅。老馮後來在西安附近的三原設立了一座軍官學
校。請鄧小平擔任教務長，主持其事。馮玉祥的西北
軍，此後出現了很多具有革命思想、參加革命活動的
人物，與這一軍官學校的影響是有關聯的。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鄧小平參加在江西與
上海兩地的活動；不久轉入廣西，在隣近雲南、貴州
兩省的百色，建立紅色武裝，即紅七軍。

百色在地理上也隣近越南的北部。由於百色地區
隣近越南，越南被壓迫，被奴役的人民大受鼓舞；一
九三〇年，越南人民頻頻暴動，造帝國主義的反。法
國飛機侵入中國領土，到紅七軍的區域轟炸。紅七軍
的戰士，以「地對空」，打落法機一架。國民黨當局
於是勾結法國政府。「蔣法」聯合，破壞百色的革命
政權。也破壞越南人民的革命活動。

後來，鄧小平率領紅七軍的部隊，進行了一次遠
征，由廣西的西部，打到廣西的北部，進入湖南省的
南部而到了湘贛的邊境，投向湘贛邊境的革命根據
地。紅七軍後來被編為紅八軍。

鄧小平從廣西到了江西後，還曾擔任新聞工作。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他在紅軍政治部主編《紅星報》。在這一時期內，他曾專心研究毛澤東的游擊戰術與戰略思想。一九三五年，他隨軍長征。在遵義，他堅決擁護毛澤東領導全黨與全軍。

長征期間，劉伯承是參謀長又是第十二師師長。鄧小平是第十二師的副師長兼政委。到了四川的毛兒蓋，在與第四方面軍會合時，張國燾別具用心，製造分裂陰謀，散播失敗主義，鄧小平堅決反對張國燾的主張，擁護毛澤東的路線。他與紅軍一同完成了整個的長征。

西安事變之前，一九三六年，他是在甘肅駐兵的聶榮臻第一軍團的政治委員。

「七七」抗戰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成立三個師，劉伯承是第一二九師師長，鄧小平是這個師的政委，從此他與劉伯承共同艱苦奮鬥、南征北戰；打完了抗日戰爭，又接着從事於保衛解放區，征討蔣介石。從陝北打到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打完了淮海戰役，又橫渡長江，解放南京，然後揮兵西進，攻取湖南，解放四川省。

劉鄧大軍貫徹執行毛的解放全中國的「戰略總方針」，使老蔣在長江以北、長江以南的龐大軍隊，包括美式機械化部隊以及地方的蔣系部隊，全部被瓦解，被消滅。到了一九五〇年，四川、雲南的戰事告一段落，人民政府在重慶設立了西南軍政委員會，劉伯承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鄧小平是副主席之一，又是西南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西南行政區，管轄四川、貴州、雲南以及當時的西康省。

一九五四年，鄧小平到北京任職。新職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財政部長。這一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他被任為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六年「八大」後，他出任黨的總書記。一九六三、六四、六五年周總理出國期間，鄧小平代行總理職權。



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和政治委員鄧小平。



劉伯承爲中共十大元帥之一。

青年時代的陳毅

陳毅是中國傑出的將帥，是近代卓越的詩人，是優秀的外交家，是新中國開國元勳之一，是十位元帥之一。這位老一輩的革命家，多年以來受全國軍民所崇敬讚佩。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陳毅不幸因癌症逝世，終年七十一歲。一月十日，毛澤東親自趕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參加了追悼大會，並親切慰問其家屬。在追悼大會上，周恩來親致悼詞，稱讚陳毅數十年來在毛澤東、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堅持戰鬥，堅持工作，努力為人民服務。

八年的老同學回憶陳毅

一位曾與陳毅同學八年的學者，寫過一篇長文，介紹陳毅的奮鬥歷史。

陳毅生於一九〇一年，即光緒二十七年，八國聯

軍入侵中國的第二年。逝世於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終年七十一歲。對於像他這樣曾經在軍事、政治、外交、文學各方面都有不朽成就的英雄人物而言，逝世實在太早，太可痛惜了。如果他不是受林彪集團以及「四人幫」的迫害欺壓，他的生命健康也許還可以更延長。他是患腸癌惡疾而結束他的壽齡的，他的永別人世，使中國廣大軍民感到無可挽救的損失。有的傳說涉及到林彪集團唆使醫務人員在手術過程中使用陰謀詭計，對此，迄今尚未證明這種傳說是否正確。

陳毅的青年時代是在惡勢力和貧困中不斷奮鬥而渡過的。他是四川的樂至縣人，樂至是在四川省的中部，在成都之東，內江之北。他並不是像中共的許多黨員那樣是農民出身，他的父親是滿清末年的中級官員，做過湖南省的一個縣官或者府官。陳毅五六歲時，由四川隨父親到湖南的「任上」住過幾年。九歲，父親丟官，回到四川省，到成都賦閒。他父親曾做官，却無積蓄，全家度着清苦的日子，親友們對這位過氣的官員也很冷淡。

陳毅中學時代與哥哥陳炎在成都「甲種工業學校」讀書，這間學校是中等程度的職業學校。那時，青年們在這種學校讀書，經濟負擔較輕。校內有機器設備，供學生實習。陳毅是該校的足球隊員中的主要角色，在成都是足球健將。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春天，國民黨的名流李石曾，與四川省長楊滄白，爲了提倡半工半讀的留學辦法，在成都創辦了一所學校，學校的名稱長達十九個字：「中國留法勤工儉學會成都分會留法預備學校」（簡稱「留法預校」），宣稱畢業後可到法國留學。陳毅決定放棄了「甲種工業學校」，投考這所新的學校。

陳毅參加入學考試後，成績是備取第一名。學校開學三個月後，貼出佈告，陳毅與備取第二、第三名都「准予入學」。

這座學校設在成都的爵板街，學生共約一百三十人，功課以法文爲主，規定一年畢業。李石曾雖是創辦人，但不是校長，也未到過學校。教員中有不少是曾從法國歸來的，其中的一位是李璜。

陳毅在這一時期，生活很清苦。當時的服裝是穿藍布長衫，冬天的衣服也不夠暖。他的家距學校約十華里，每天清早須由家步行赴校，黃昏之前放學，也須步行十里回家，每天往返二十里，是夠辛苦的。他的哥哥陳炎也是「留法預校」的學生，假日或星期天，他們的同學都喜歡步行到他家中吃飯，他的父母也樂意接待這一羣朝氣蓬勃的青年，視這些學生如子侄。學生們認爲到他的家中作客是極愉快的事。

飯後，陳毅常常又步行一段長路程，送同學回學校。送了四五里路才折回。或在中途的茶樓吃茶。久久才散。

刻苦讀書而又關心國家大事

陳毅關心時事，課餘常與親密的同學坐茶館，縱論古今歷史人物，關心國家大事，中外國際形勢。他讀的古書也多，當時已能做舊詩。他曾向他的朋友們推薦孫子十三篇，還推薦黃石公的三略、姜太公的六韜。（按三略與六韜，實爲偽書，但當時他們不知道，或已知道是偽書，但當作參考書籍來讀。）

有人問他，讀古兵書是想將來帶兵打仗嗎？他說，他沒有要帶兵打仗的意思，但曾經聽長輩講過，讀兵書可以懂得做人處世的道理，例如「攻心爲上」，「知己知彼」，都可以作「活的運用」，而且都是做人需要懂得的。

「留法預校」的功課十分之七是用法文講習，但陳毅仍不忘讀中文的文史書籍；例如《資治通鑑》、《史記菁華》，以及他喜歡的各種詩集。對於詩，他

佩服的詩人是「二黃」，一是宋代的黃山谷，一是清末的黃仲則。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春季，學校宣佈將舉行大考，在一百二十餘名學生中，規定只有三十名是官費留學。三十名以後，如赴法國，須自籌旅費與學膳費。陳毅爲了爭取名列前三十名之內，日夜用功，每天在往返家庭學校的二十里路途中，也一面走路，一面看書。結果他考取了第十六名，他的哥哥陳炎也考取了前三十名。另兩位與他最要好的朋友也考取官費生的名次內。

所謂官費，是由四川省長楊滄白撥出一萬二千元，分給前三十名的官費生，每人各得四百元。他們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出發。四川省的公費生與自費生一共有六十四人。亦即除了公費生，另外的三十四人是自費生。各人先由成都回自己家鄉，約定一個月內在重慶集合，七月初由重慶坐輪船赴上海。

這一羣學生到了上海，住在徐家匯的南洋中學。因南洋中學當時正放暑假，他們就免費借住，等候搭乘大輪船前往法國。他們在南洋中學等候了兩個月。

終於有了法國大輪船到上海的日期。學生們在上海充實行裝。陳毅把剩餘的中國錢在上海買了中國書。包括《史記》、《漢書》、《莊子》、《老子》之類，隨身帶往法國。

在上海等候輪船的期間，學生們聽了吳稚暉、張繼向大家發表的演說，還聽了當時的新詩人康白清的演說。

到了法國開始勤工儉學

大約九月中旬離開了上海，幾天後就到了越南的海防，後來到了法國的馬賽。陳毅途中染病，在馬賽登岸後即住入法國的一家公立醫院。住了半個月才趕

到巴黎，與其他同學開始共同生活。

當時的法國總理是班樂衛，李石曾與他有同學之誼。李與班樂衛曾經談妥，送一千至一萬名的中國學生到法國半工半讀。所謂半工半讀，不是半天做工，半天讀書；李石曾的辦法是要學生們先到工廠做工，把工資儲蓄起來，作為未來讀書之需。但是學生們不熟悉工廠的工作，法國工廠就乾脆拒絕給予工作職位。由於班樂衛的關係，某些大工廠憑他的面子，每廠允許安插中國留學生四、五人。而當時四川湖南的學生到者已共達四百人，工廠一時無法容納。這些沒有安置的學生就在巴黎郊外「法華教育會」的樓上，睡地板，用汽油爐自己燒菜。而由「法華教育會」每人每天發維持費五個法郎（約合中國幣五毫）。有的同學只吃麵包，飲自來水，而不燒菜。陳毅與同學們住在這座樓上，很久沒有工作，有一個時期只能吃冷水麵包，偶然加一些豬油或巧克力。

主管分發維持費的人是劉厚，負責登記的人是曾仲鳴。都是李石曾方面的辦事人員。他們對待學生的態度極不友好，像是慈善家的施捨，引起學生們的很大反感。

湖南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那時也到法國勤工儉學，他曾在湖南做過中學校的校長，已是四十多歲了，也常常同樣與學生們吃冷水麵包。

大約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春天，陳毅進了一家大型的兵工廠，他不是正式技術工人，而僅僅是學做銼工。工資每天十二個法郎，約合當時的中國錢一元二角。

如此半年，這批留學生就向「法華教育會」進行交涉，要求停止做工，要求能到學校讀書。更因四川省政府匯來十幾萬法郎，錢到巴黎，被國民黨的鄭毓秀掌握，大家都知匯來了這筆錢，她無法吞沒，不得不說拿出來分配。四川籍的學生趁此機會，要求讀書的學生就醞釀退出工廠，轉赴學校。陳毅進了聖日耳

曼公學。這所公學是高中程度，大部分時間讀法文功課，但在數學方面，中國學生的幾何、代數成績趕不上法國學生。學校當局只知向中國學生徵收較高的學費，對學生的功課成績則不嚴格要求。因此，陳毅有較多時間從事課外活動，以及閱讀從國內寄去的進步讀物，例如《新青年》，等等。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陳毅開始大量寫作政治論文，用筆名向在歐洲出版的中文雜誌投稿，他的文章受到這些雜誌的歡迎，受到廣大留學生的讚佩與重視。當時，他與李璜等人曾有相當的接觸與往來。

在巴黎參加愛國學生運動

留學生的愛國運動，此時開始蓬勃了。北洋政府通過中國駐法公使陳籙，向法國政府接洽借債，要把中國的主權與利益抵押給法國。陳毅與四川、湖南省籍的一部分同學，以油印的通訊方式，號召全體在巴黎地區的勤工儉學學生約四百人，在巴黎「中央市場」前的廣場集合，然後到中國公使館找陳籙質問，要他宣佈北洋政府借外債的真相；留學生一面也向法國政府表示反對北洋政府的借款活動。

這次在巴黎「中央市場」的集合，參加者全部是勤工儉學的學生。非勤工儉學的學生，沒有一個人參加。

陳籙拒絕接見留學生代表，派了他的一個姓白的秘書出來敷衍。這個小伙計用官僚態度打官腔，耍弄「太極」。學生們怒不可遏，一聲喊打，就向這個秘書伸出老拳。秘書頭部出血。公使館用電話召來法國警察，警察用短棒打學生，學生從地車的道路跑散，無人受傷與被捕。陳毅返回聖日耳曼公學後忙於寫宣言，寫通訊，向國內外揭露了事件的實情。

當時，陳毅是使用法國的一種「膠板」印發宣傳

品，這種膠板，一次可印數十份或一百份。勤工儉學的學生，幫着他印刷、投寄。聖日耳曼公學成了留學生愛國運動的中心。陳毅成爲學生領袖。最後，陳籙用共產黨員的罪名，陷害這些留學生，要求法國政府懲治。

勤工儉學的學生此時才知道留學生受了什麼人的欺騙，什麼人控制公款，利用留學生的名義發了橫財，於是對李石曾起了懷疑，同時痛恨他所使用的劉厚、曾仲鳴、鄭毓秀等。留學生們前往質問鄭毓秀，查究她手中掌握的四川、湖南滙來的專款。鄭毓秀在學生們包圍質問之下，也幾乎挨打。

學生們想到大家到法國已有兩年，還沒有能夠進入正式的學校，於是醞釀第二次的對抗運動。

那時，國民黨李石曾、吳稚暉利用法國退還給中國的庚子賠款和法國人士在里昂捐贈的一座花園大洋房，辦了中法大學。勤工儉學學生要求有權無條件入學。但中法大學當局表示非經考核不可，非繳費不可。在聖日耳曼公學的留學生發出號召，全體集合要去佔領中法大學。由於聖日耳曼公學是在巴黎，而巴黎與里昂的距離，坐火車需八小時，所以集合出發的勤工儉學學生只有一百零六人，陳毅是其中之一。趙世炎也是其中之一。趙世炎後來回國，回國不久就被反動派槍殺。

留學生在法國監獄絕食示威

一百多人從巴黎坐火車到了里昂，直撲中法大學的校址。學校還未開學，校內的唯一辦事人員是褚民誼（七七抗戰後，此人在南京追隨汪精衛充當漢奸；日本投降後，被南京政府槍斃）。這傢伙看到一大羣學生湧入，嚇得魂不附體，客客氣氣不敢攔阻。一百多學生就進駐各座教室，聲明非在此讀書不可。

但褚民誼這個壞蛋，一面敷衍學生，一面向巴黎打電報，要陳籙設法對付學生。陳籙勾結法國政府說學生們都是共產黨，法國應該把他們撲滅。法政府於是派人批警察前往逮捕。調用了六輛囚車，數十名警察。把學生送往陸軍監獄。

法國的陸軍監獄，設備比中法大學較好。有圖書館，藏書數千部；有咖啡廳，可打紙牌、喝啤酒。有花園可供散步聊天，三餐有肉類，只是沒有牀，大家睡地板。

陳毅與同學們在獄中為時兩個月。陳籙對這批學生們無可奈何，沒有辦法。一九二一年即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學生們在獄中絕食，抗議陳籙的迫害，在花園開大會，唱《鄉雲歌》（當時的中國國歌），法國的監獄人員看大家不肯進飲食，怕得發慌，立刻打電報給巴黎的中國公使館，向陳籙表示不知應該如何對待這批「犯人」。恰巧吳稚暉到了法國，他到里昂向學生演說，罵了學生一頓，學生激憤，聲明將絕食到底。陳籙決定再利用法國政府的警察武裝力量，強迫學生上輪船，遣回中國。這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的事，當時的陳毅是二十歲。

在被遣返的途中，經過檳榔嶼、新加坡、西貢、香港等地，陳毅等留學生沿途向華僑領袖接頭，宣佈北洋政府出賣國家權益，壓迫留學生。學生們在沿途接受華僑同胞的慰問，還收到現金的資助。

在航海途中，陳毅與學生中的圍棋名手對奕。陳毅棋藝超絕，所向無敵。這圍棋的棋子，是大家在法國陸軍監獄的花園中拾取的，由黑白石子琢磨而成。

船到上海後，陳毅忙於寫文件，譴責北洋政客軍閥擅借外債，勾結法政府，壓迫留學生；陳毅並向各方尋求正義人士給予經濟的支持，維持這一百餘人的生活。直到三個月之後，留學生們才分散。其中一部分到北京進了中法大學（該校最初名稱是「陸謨克學院」），陳毅則到了四川。這是一九二二年春季的事。